

□孙冬

## 像猫一样思和想

有什么能比得到喵星人的芳心还令人开怀？你看它胡子舒展、瞳孔放大，在你脚下蹭来蹭去，还躺在地上献出自己的小软肚皮。喵星人以“求宠”的身段来宠爱你，你怎能不搁下手头的破事儿毫不保留地对喵星人掏出一颗喵心？

可你真的能掏出一颗轻盈而毛茸茸的喵心吗？康德的“物自体”概念坚决地否认了这种可能性：你不能。因为我们都是透过一个自我构建的狭窄深渊来观察世界。我们和动物亲密互动，从动物世界那里获得内部讯息的时代已经被祛魅的理性杀死了（例如，精通动物语言的俄耳浦斯）。但是，这并不妨碍我们放下人类的身段，尝试去理解动物，理解一只猫。

要了解猫，像猫一样思和想，要从爬行、从培养肌肉记忆开始。在地板上爬，在桌上爬，在马桶上爬，在卫生间的大理石地面上爬，在楼梯上打滚……灵活地绕过瓶瓶罐罐，在大大小小的平衡木上跳跃。任由亚麻地毯在肘部压出凹痕（这时候，你就了解了一个无毛动物的劣势），在香樟树、家养绿植和鞋盒子边缘蹭胡须和脸颊，伸出舌头舔水，无差别地对待自己的屁股和嘴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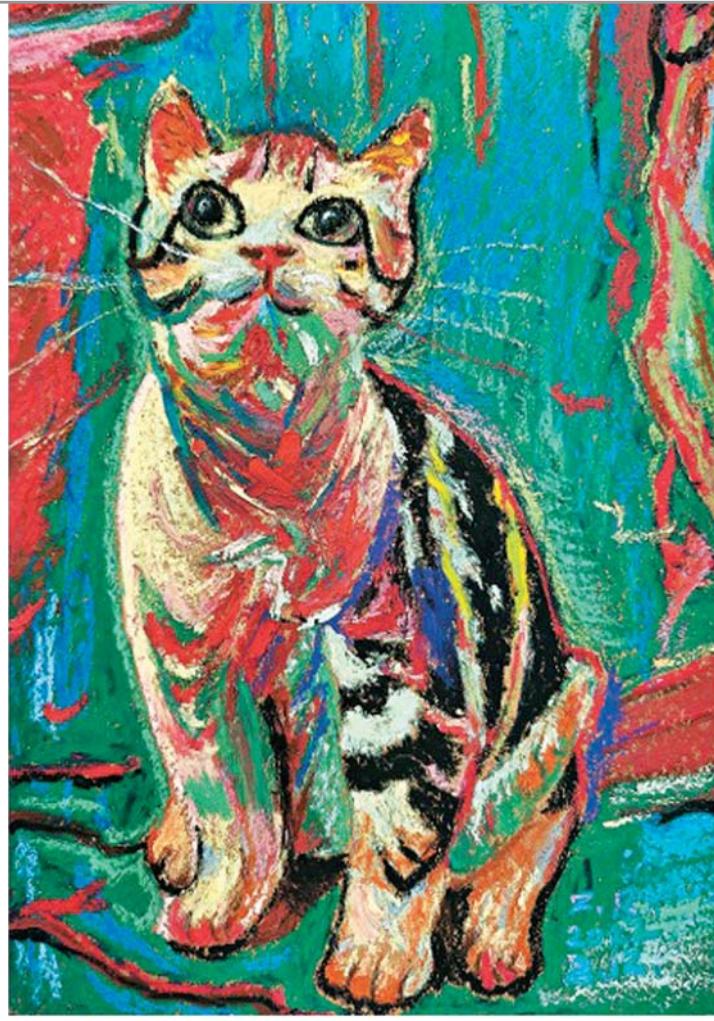
要理解一只猫，或者也可以从理解你自己开始——思考人是如何努力地掩盖自己的动物属性，思考人的大脑剪辑和美化生活的过程。

用猫的眼睛去观察世界，就会体察到人类的庞大、光秃和笨拙。美国浪漫主义诗人艾米莉·狄金森的诗歌《它看见一只鸟》，描绘了一只捕食的小猫。面对一只知更鸟，猫的口水滂沱，简直能给舌头洗澡。它轻笑、潜伏，嘴在“摩拳擦掌”，但是这个“美味”最后还是凌空一跃，飞走了。在猫看来，知更鸟并不是展翅高飞，而是飞速地迈开了它的“一百个脚趾头”。诗人借助猫的认知来去除语言的规定性，“去类属”和“去人类中心”的视角可谓绝妙。

## 与猫对视

要理解一只猫，你需要和猫赤裸相见。在《我所是的动物》中，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叙述了自己与一只家猫在浴室里的尴尬邂逅，他将这一相遇定性为“先于一切认识”的“非知”场景，这种社会性断裂和象征层面的塌陷，其冲击力大于列维纳斯所论及的与他者之脸的遭遇。在赤裸着面对一只猫的过程中，德里达体验到人类被动物凝视的不安。人赤裸的身体通过一种互为镜像的游戏，成为和猫一样毫无防备的“赤裸生命”。

当然，所谓的赤裸相见，并不一定是露出裸体。向猫眼里的深渊回望，我们只能把最深刻的羞耻放进它对我们的阐释，而当人恢复镇定，他必然会为自己“产生羞耻感而感到羞耻”。更有甚者，对猫的凝视可能会激起杀意。这也是为什么在爱伦·坡的《黑猫》里，“我”会被内心深处那种神秘难测的力量驱使，挖掉了家猫的一只眼睛，并流着泪吊死了它。



## 向喵星人学智慧

在日常生活中，猫咪常常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人们的目光。它们灵动的身影、慵懒的姿态，以及与人类之间微妙的情感交流，都让人不禁陷入思考。诗人、译者孙冬的文化散文集《如何成为一只猫》，以猫为载体，巧妙融合了哲学、社会学与心理学的视角，让我们从一个别样的角度去审视这个世界。书中以猫为写作（绘画）对象，通过对猫的行为以及人猫互动的细致观察，生发出对人与动物、自然与城市、男性与女性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入探讨。从猫咪的独特性中，我们得以汲取智慧，学会如何接纳自我、包容他人，最终寻找到一种内外平衡、和谐共生的生活状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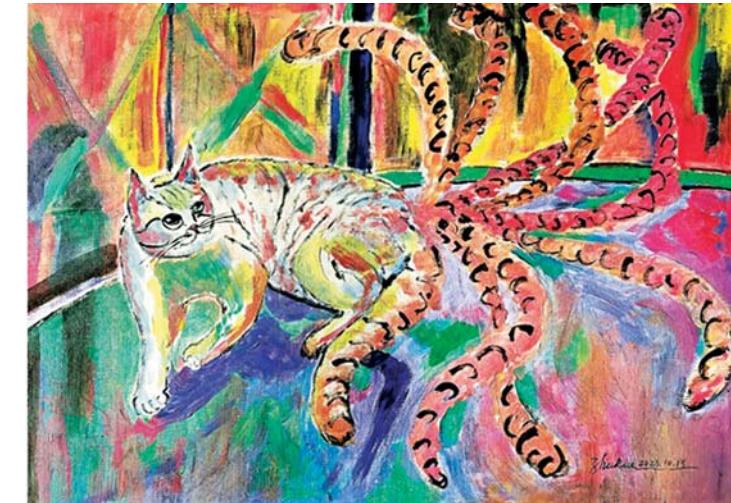
约翰·伯格曾在《看》中比较了人类的对视和人与动物的对视。人和动物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是由象征层面上的匮乏所造成的。而人与猫的对视似乎比人与其余动物的对视多出一层神秘的意思。和一只羊或者一只鸭子眼神的相遇，完全不会让我们动容和害怕。其余猫科动物，如老虎、狮子能够给我们留下印象的，也无非是它们的矫捷和凶猛。与其他动物相比，猫眼睛深处的沉默像是一个人类无法涉足的禁地，更糟糕的是，它还包含着一种对人类秘密和本色洞察如镜的傲慢，传达出仿佛可以说出人话但不屑于说的一种无礼。它们大大的瞳仁可以瞬间关闭，把你的目光挡了回去。那道竖直的窄缝可以让你更加不寒而栗。

猫的松果体无法接收到红色、绿色、橙色和棕色的信号，但它们能够看到人类色谱之外的颜色，从猫的眼中看世界，色彩比你认知得要更加丰富，且异常。如果你站得太远，它们可能只看到一些轮廓和色块，因为猫眼睛的变焦能力不如人类，即使你离得够近，它们也不会真的看到“你”。它们对于你作为整体的人不感兴趣，却对你的局部更加好奇，你的手指、你的吊坠和袜子。和婴儿一样，它们不能完成对你（作为一个人）的想象和构

建。它们拒绝做一面撒谎的镜子。在猫眼里，你被分割成一小片一小片。有的部分组合在一起，但它的秩序和我们理解的不同，有的部分和沙发连在一起，有的和地板连在一起。在猫那里，你还没有获得人的主体性。你被猫打回真实界的原形，与其说猫被取消了对人命名的可能性，不如说人的命名无法在猫那里获得合法承认。

### 成为“猫一人”

我们终其一生热爱过一些人，其实不过是热爱着猫。



你爱贝蒂·戴维斯，不就是爱她优雅的神经质和反复无常；你爱费雯丽，不就是爱她催眠一样的绿色瞳仁；你爱安吉丽娜·朱莉，不就是爱她阴沉、暗黑的气质；你爱“猫王”，不就是爱他胖乎乎的脸蛋和黏糊糊的眼神；你爱詹姆斯·迪恩，不就是爱他的高冷、歪头、耸背（你猜他肯定有性感的、带刺的舌头）；你爱麦当娜，不就是爱她媚惑的声音和凌厉的爪子；你爱“石头姐”，不就是爱她那双不成比例的眼睛和满不在乎的笑容；你爱雷佳音，不就是爱他圆头、呆萌和闷头吃饭的样子。

狗让我们更加确信自己，猫让我们更加怀疑自己。猫从不试图处理矛盾，它们就是矛盾本身。狗试图成为人，成为你投射情感的欲望客体，而猫却拒绝成为我们生活方式的产物，猫让你成为猫一人。狗和我们之间相处越久，越像是一种必然的婚姻关系，而猫时刻提醒着我们，我们过去相遇的偶然性和未来关系的不可预测性。它们收受人类的一点贿赂，一些确保其在人类社会生存的筹码，多余部分一概原路退回。

和猫相遇可以说是一种“奇遇”，每个人在这种纯粹生物性的相遇中获得的体验可能都不相同。这也是猫奴们乐于分享养猫经验的原因之一，别人家的猫似乎和别人家的孩子一样，是一种神奇动物。和猫的相遇让你懂得，你只是一个和猫不一样的生物，是有能力在人类界为猫提供食物和住所的生物。

说成为一只猫，并不是说要拥有猫的身体，不是模仿猫，而是破除旧的人，成为一个“生成猫”，是一种内在介入。在美国诗人丹尼斯·莱弗托夫的一首诗《一只作为猫的猫》中，我和猫的长长的对视导致了我们之间分野的模糊，最后生成了我—你—猫一人。“成为猫”是内在和精神器官的进化；是扣除器官的旧有属性和发现新功能，挖掘我们内在的猫性，接受自己被抛入的这个世界自行其是、如其所是；是长出六指，向着无限形态而生长。就像惠特曼在《自我之歌》中所说的：“我很大，我包罗万象。”

### 无价值就是价值

猫从不刻意让自己对人类有用，它们既不是狗那样的伴侣和打手，也不是牛马鸡鸭那样的生产者兼生产资料。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价值和意义。它们在长时间睡觉之后做一些奇怪的事情，以此拒绝被人类奴役和驱使，即使接受了嗟来之食也安之若素。

要成为一只猫，你需要脱离群体，只和自己抱成一团。猫的遗世独立近乎高贵，近乎绝情。即使是衣衫褴褛的阿三阿四，也不是低三下四、阿谀奉承之辈。要成为猫，就要接受无道德的纯真。无道德不是不道德、无尊严，相反，猫是有尊严的物种。狗会随地便溺，猫则把自己的粪便掩埋起来。猫一天中要花大量的时间把皮毛梳理干净，即使是那些皮毛暗涩的野猫也很注意仪容。它们下崽的时候会躲在一个角落，临死之前也会找一个僻静之处，不会让自己暴尸于白日之下。它们这么做显然不是迫于舆论和道德压力，它们是天然的尊者。

当然，要成为一只猫，也要接受猫对于秩序的破坏。它们在桌子上行走，在你的杯子里喝水；打碎花瓶，抓破沙发、地毯、墙纸；在家养绿植里撒尿，把花从土里拽出来；把客厅闹钟后面的旋钮拔下来，藏在卧室的地毯下面。

当你大声呵斥，它们表现得一脸无辜，这是因为它们不会把你的呵斥和它们的行为画上等号。这不是顽劣，而是因为猫生来就是独居动物，它们只需要解读来自其它动物的危险，而不需要解读其它动物的语言和意图。

对猫来说，沙发和地毯是用来抓挠的，地方是用来占据的，唯一须遵守的原则是先来先得。愤怒和规训行为只能使得你在猫的眼中像一个危险的、毫无理性的大猩猩。唯一的解决方法是你做出改变，比如把沙发套上套子，在屋子的各个角落多放上几张猫抓板，或者，减少猫在房间里自由活动可能撞上的障碍物。

要成为猫就要永远爱自己。猫选择打盹的地方绝对是整个房子里最舒服的地方，冬天是阳光最充足的地方，夏天是最凉快的地方。爱自己，就不去强迫自己前后一致、画地为牢。要成为猫，就要避开无效的社交，理所当然地把时间用来睡觉、梳理毛发、闲逛和释放欲望。要成为猫，是放弃猫主人的主体，放低姿态，放弃评判和教化，接受破碎和脆弱，在共享的环境中、放松的状态下，形成让彼此舒适的关系（距离）。成为猫就是成为当下之物，与其在概念层面区分人和动物的“灵魂”，何不把命名性语言暂放在一边，在无名中立足、在沉默中现身？即使象征的人设崩塌，风度和骄傲也俱不受损。人与猫相遇后，人不再是人，而是猫一人。

（本文摘选自《如何成为一只猫》，内容有删节，标题为编者所加。本版插图选自书中，绘者朱蕊）



《如何成为一只猫》

孙冬 著

朱蕊 绘

守望者 | 南京大学出版社